

母亲的国旗情

◇ 卜庆萍

年少时许多细碎的往事，都在岁月里慢慢淡去，唯有母亲灯下缝制国旗的模样，清晰如初，岁岁鲜活。那一面亲手做的五星红旗，藏着最朴素的家国热忱，也藏着母亲独有的温柔与赤诚。

那年国庆前夕，小镇处处沉浸着喜庆的氛围，街边的商铺挂起崭新的国旗，秋风掠过，满目鲜红。学校筹备国庆庆典，要求每个班级自制一面国旗。我放学回家把这件事告诉母亲，她听完眉眼一亮，没有丝毫迟疑，轻声说道：“咱们亲手做，做得工整，做得好看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母亲便赶去乡间集市挑材料。她在布摊前驻足许久，反复比对好几匹红布，最终选了一匹色泽纯正、质地厚实的棉布。那红不艳俗，不暗沉，是沉稳又热烈的中国红，像秋日的暖阳，干净又有力量。随后她又细细挑选了一卷金黄丝线，色泽透亮，在日光下泛着细碎柔和的光，恰到好处。

回到家中，母亲搬出家里闲置的旧木板，架在两张板凳上，搭成一张简易的工作台。她将红布轻轻铺平、伸展，抚平每一处褶皱，动作轻柔又郑

重。平日里操持家务利落随性的母亲，那一刻格外沉静。她拿出尺子细细丈量、认真标记，分毫不敢偏差。剪刀贴着划线缓缓游走，细碎的“咔嚓、咔嚓”声，在安静的屋里轻轻回响，不疾不徐，藏着满满的虔诚。

裁剪妥当，便是最费心神的绣五角星工序。母亲年岁渐长，眼神不如从前清亮，穿针总要费几番周折。她捏着细小的针，抿了抿丝线末梢，一次次对准针孔，眯起双眼反复尝试，偶尔穿不进去，也不急躁，只是轻轻退出线头，重新整理。反复数次，丝线终于稳稳穿入针孔，她才长舒一口气。

借着窗边的天光，母亲用铅笔在红布上浅浅勾勒出五颗五角星的轮廓，线条轻浅，却规整对称。随后，针线起落，正式缝制。她的指尖灵活穿梭在布料之间，针脚细密均匀，走线平直工整。没有轰轰烈烈的举动，只有一针一线的路实与认真。

缝制的几日，母亲总趁着家务空闲，暮色黄昏伏案赶工。久坐之后，她会悄悄揉一揉酸涩的双眼，舒展一下酸胀的腰背，稍作歇息，便又低头继续。灯光

父亲当过代课教师，在村里算是个文化人。他很爱“显摆”自己那点墨水，经常利用谐音搞些小创意，颇能为生活增添乐趣。

国庆节的时候，父亲总是跟母亲一起蒸馒头、蒸糕，把国庆节的气氛营造得跟过年一样喜庆。父亲说：“国家越来越富强，咱们的日子蒸蒸日上。过节的时候蒸一蒸，日子就会更加蒸蒸日上。”虽然我知道“蒸蒸日上”的“蒸蒸日上”跟蒸馒头没啥关系，是兴盛的意思，但我明白父亲的意图，他就是想让国庆节有点仪式感。而且每年国庆节，远在外地的叔叔一家都会回来跟我们团聚。他们一家人最喜欢吃原汁原味的蒸馒头和蒸糕，能做给他们吃，父亲和母亲感到很欣慰。国庆节举国欢庆，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同时，还能慰藉远方游子的乡愁，何乐而不为？

其实父亲平时不怎么下厨，但是国庆节的“蒸事”，他必定要帮母亲的忙。在他看来，仪式感一定要营造得像模像样，这样才是郑重对待国庆节的态度。母亲一向听父亲的，而且她也非常乐于通过这样的形式过节。她总说：“国庆节正是丰收的时候，现在咱们的日子这么好，有的是新米新面，可劲儿蒸！以前日子难的时候，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想蒸也蒸不上。”母亲是想通过“蒸事”表达生活富足的开心和幸福。

国庆节前几天，我家的国庆节“蒸事”开始了，屋子里整天缭绕着热气。我们出出进进，像是腾云驾雾一般，快乐的感觉也那么飘飘欲仙——香味儿就要弥漫开来，能不开心吗？蒸馒头和蒸糕都是“大工程”，母亲一个人应付不来，必定要让父亲参与。面已经发好，母亲负责揉面，父亲在旁边给她打下手。母亲的手很巧，面团在她手里翻滚着，不停变化着形态，就像变魔术一般，很快就变出一朵花或者一条鱼，有时候还有小刺猬。父亲在一旁说：“多蒸点花馒头，不是说幸福像花儿一样嘛，年年过节有花馒头吃，咱的日子也能过得像花一样。”他啥时候也不忘“显摆”一下自己是个“文化人儿”，说出来都像念诗。母亲是父亲的忠实拥护者，就喜欢父亲这样的“酸劲儿”，她一边揉着面团，一边配合道：“你这样说，我觉得眼前好像开满了花一样，咱的日子会越来越好，哈哈！”两个人说说笑笑间，馒头上锅了。不一会儿，屋里的香气就开始缭绕。那种馒头的香味特别纯正，闻一下口水都要出来了。馒头出锅了，我早已急不可耐，拿起一个就吃。滚烫的，香香的，真好吃！母亲嘱咐我说：“花馒头你可别吃，要留给你叔他们呢！”

蒸蒸日上过国庆，仪式感一定要足足的。蒸完了馒头，还要蒸糕。蒸糕这项“蒸事”很有仪式感，一般人家都是过年才蒸一次，寓意“年年高”。我家国庆节蒸糕，也是这个寓意，国家一年比一年富强，我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。蒸糕的过程有些繁复，米、枣、豆，要一层层铺好。可母亲一点不嫌麻烦，她与父亲分工合作，两个人仿佛是在进行一场有趣的游戏。母亲开心的时候，还会不自觉哼起歌，父亲会紧跟着附和，两个人一唱一和，颇有场面感。馒头和糕蒸好以后，母亲心满意足地说：“过两天你叔他们就回来啦！”

一家人团聚的时候，叔叔每次都会像往年一样感慨：“还是家乡的饭好吃！咱中国人呢，就是有这么份家国情怀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忘不了自己的家，忘不了自己的国……”

国旗下的凝望

◇ 杨丽丽

我静静伫立在五星红旗下
目光追随着那抹飘扬的红
仿佛看见百年征途
漫卷着烽火与荣光
山河是什么
家国是什么
漫漫长路上滚烫的足迹
写下最厚重的答案
破碎的岁月
挡不住民族奋起的呐喊
重重难关
磨灭不了复兴的向往
呼啸的风雨
艰苦的跋涉
每一回不屈的抗争
都是华夏儿女挺起的脊梁
抬起头 向前走
为了守护这万家灯火
我们愿接续先辈未了的理想
哪怕前路仍有风雨阻隔
也要让这片土地?
永远盛放安宁的霞光



秋瀑

李海波摄

当升旗手的往事

◇ 马俊

我上初二那年，班主任突然宣布要选四位女同学当升旗手。我听了激动万分，要知道，以前的升旗手都是男生，女生根本没机会。

我一直想当一次升旗手，这个愿望从上小学时就产生了。那时我们的日子刚刚过得好一些了，父亲就开始了他的“圆梦计划”。他的“圆梦计划”第一件事，就是去天安门广场看一次升旗仪式。十月的一天，我们一家四口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。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，让我们深深震撼。当国旗高高升起来的时候，我的心怦怦直跳。我偷偷看了一眼父亲，发现他已经泪流满面。我那时还小，不大懂父亲为何那么激动。后来我慢慢长大，渐渐理解了父亲对共和国的感情。与此同时，我对祖国的感情也日益深厚，总想通过一些仪式表达自己的深情。

正好班主任说选女生当升旗手，给女生锻炼的

机会，也给我们向祖国表达感情的机会。我的“圆梦时刻”就要到了，怎能不激动？不过班主任也说了，升旗手要选品学兼优的，另外身高也是一个附加条件。我暗自思量，身高这个“硬件”我不合格，但老师说这不是主要的，关键还是品学兼优。品学兼优的同学，才配得上升旗手的称号。我的学习没问题，一直名列前茅。我认真反省了自己，发现自己还有些小瑕疵，比如只顾自己学习不爱帮助同学，有时参加集体活动不积极。想到这些，我有些小沮丧，到底能不能被选上呢？班主任说说要考察一段时间，我以后一定改正自己的缺点，争取逐渐完善自己，当上升旗手。

从那时起，我就养成了“每日三省吾身”的习惯。每晚临睡前，把一天的事“过一下电影”一样，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。没多久，班主任宣布升旗手名单了，真的有我！当我的名字被老师念出来的那一刻，我

国庆记忆

◇ 熊燕

“你去哪了！怎么不在原地等我？”看见我，表哥一把将我抱住，声音都在发抖。

后来才弄清原委：电影放映中途，表哥肚子疼跑去上厕所。等他回来，人群早已四散，我又跟着人流挪动了位置，等不到表哥，便独自上路，两个人就这样擦肩而过。

迷路的时间其实不长，可满心惶恐之下，每一秒都格外漫长。那一夜的惊吓，让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走夜路，表哥此后，也再也不敢单独带我出门。

倒是我和肖哥哥从此成了好朋友。

我常常感念那个夜晚的善意。不敢细想，如果当时一直找不到人，后果会是怎样？父母该何等焦灼，表哥怕是一辈子都要背负这份愧疚。

茫茫黑夜，素不相识的少年，伸出一只手，托住了一个迷路孩童的恐惧。几十年一晃而过，时至今日，我依旧常常找不着北。出门容易辨不清方向，记性也算不上好。可那个国庆夜晚，乡间黑路上伸出的那只手，被我牢牢记住。

人生路上，我们总会有辨不清方位、心慌迷路的时候。那一点朴素温热的善意，便是茫茫夜色里，帮人寻回归途的坐标。

那轮照亮青春的矿区明月

◇ 李莉

记忆里的月光，似乎总比别处更亮堂些，或许是照进了王石凹煤矿那深邃的井口，也照亮了我初出茅庐时那段青涩的岁月。

那年秋天，我刚脱下校服，换上工装，成了陕煤大家庭里的一名新兵。对于“中秋节”的概念，还停留在学生时代的月饼礼盒与阖家团圆里。然而，矿区的日历翻到八月十五这一天，并没有“放假”二字。当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站在矿井口，望着那巍峨的井架切割着秋日的长空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如潮水般涌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煤矿过节，也是第一次离家如此之远，那种对家的思念，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显得格外尖锐。

可没想到，这份思念竟化作了我最难忘的一个中秋。

我记得中秋节那天早上，刚到单位就被矿区领导通知开会。矿区的领导们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关怀备至，如同大家长般温暖细心。由于我们女生在选煤楼工作，不用下井，领导们特意给我们送来了矿区食堂大师傅们亲手制作的月饼。这些月饼个头特别大，握在手中温热而实在，咬上一口，皮酥馅香，仿佛让人回到了家中。除了月饼，还有红彤彤的苹果、黄澄澄的梨和甜丝丝的大枣，装满了我们的衣兜。那一刻，原本空落落的心，瞬间被这些充满温情的食物填得满满当当。当我们走进会议室，看到领导们个个脸上洋溢着笑容，亲切地和我们说着过节的话语时，我忽然觉得，那些平日里严厉的面孔，在这一刻都变得格外和蔼可亲。

夜幕降临后，矿区工会还举办了中秋晚会，那个晚会热闹非凡。灯火通明处，欢声笑语不仅驱散了井下的漆黑与寒冷，也冲淡了矿区的无聊与单调。看着台上精彩的节目，身边是工友们的笑脸，我忽然觉得，虽然身在异乡，却并未流浪。

更让我感动的，是下班后的那盏灯。刚到矿上，领导给我们安排了一位带班长阿姨，她在工作对自己要求严格，一丝不苟，但对待我们却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充满关怀。地面选煤楼的活儿虽不似井下那般沉重，但我们的衣服依然常常被钩破，扣子也容易掉，我们这帮女孩子哪会针线活？都是班长阿姨利用休息时间，一针一线帮我们缝补整齐。过中秋节那天，班长阿姨硬是拉着我和几个同事去了她家。“小李，你们离家远，这个时候最是想家。煤矿虽然条件艰苦，但咱这儿人心好，人情味足，到了这儿就是一家人。这里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大学生来发挥光和热，我们一起为煤矿事业做出贡献，共同努力让这里变得更加美好。”阿姨一边往我碗里夹菜，一边絮叨着家常。那顿饭，有着红烧肉的浓香，更有着母亲般的慈爱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王石凹煤矿留给我的，不仅仅是关于煤炭的记忆，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温暖。那晚的月亮，挂在矿区的上空，清冷而明亮；而地上的我们，却因为彼此的热忱，拥有了比月光更暖的“远方”。

那是陕煤人的情怀，是黑金岁月里最柔软的一抹亮色。

竟然也像父亲当年在国旗下一样，泪流满面。老师告诉我，虽然我的身高不占优势，但别的方面足以弥补。

接下来，我们四个女同学有空就开始为升旗仪式做准备。下午放学后，我们在操场上一遍遍练习。因为我去天安门广场看过升旗仪式，大家都很信赖我，让我来做指导。从正步走到旗杆下，到跟着国歌把国旗缓缓升起来，每个步骤我们都不敢马虎。其中最难的是随国歌升国旗，国歌播完之后，国旗应该正好升起来，太快和太慢都不行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，我们练了无数遍。班主任看到我们练习，夸我们认真，他说国旗是国家的标志和象征，对待国旗就应该是这种态度。他还说我的动作和表情最好，昂首挺胸，庄重严肃，升国旗就应该那样。

周一那天，我们开始升旗了。四个女升旗手精神饱满，英姿飒爽。我们走向升旗台的时候，我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。我暗暗对自己说：“一定要稳住，圆满完成这个神圣而光荣的使命！”我调整好状态，跟同伴一起向前走。我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升旗仪式，每一个步骤都做得非常到位。国歌响起，国旗随风飘扬，缓缓升起。国歌结束的时候，国旗恰好升到位。

国旗下的我，心潮澎湃……

我松开手，在涌动的人潮里四处张望。人影幢幢，人们边走边热烈谈论电影情节，没有人留意到惊慌失措的我。人群慢慢散去，夜风吹来凉意，表哥不见踪影。

恐惧一点点漫上来。我又慌又累，孤身站在漆黑的操场上，不敢原地干等，索性凭着模糊印象，跟着零星行人往外婆家的方向走。从学校到外婆家，要经过两道岔路，好几处转弯。走一程，心里的路线便模糊一分，前路望不到头。月亮隐进云层，星光黯淡，乡间小路黑漆漆的，双腿越来越沉。

就在这时，一只修长的手轻轻牵住我的左手，温和的声音响起：“我送你回家吧。”

抬头，正是刚才被我误穿衣袖的少年。见我愣着，他笑了笑：“我姓肖，你叫我肖哥哥就好，我住杨阁老村村尾，认识你表哥新平。我跟你后面走了一段，看你像是迷路了。”

听说他和外婆同属一个生产队，还认得表哥，悬着的心稍落落地。我明知不该跟着陌生人走，可四下茫茫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跟在肖哥哥身侧，高一脚低一脚，忘忘地往前走。

才走几分钟，远处传来焦急的呼喊声，是表哥和他的伙伴。